



一位加拿大人的回忆：三十六西人天安门抗议

【明慧网】在离家半个地球之遙的地方, 我对着镜子查看, 检查我的摄像机是否已经藏好。当时我在中国北京, 已经将一个针眼摄像机缝在背包带子上。

我快速而又有点不稳地走完五英里的路程, 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广场的宽广把我惊呆了, 很难想像一九八九年六月, 广场上曾挤满坦克和学生。那天阳光明媚但有点冷, 看到广场上的主旗杆时, 柔和的北风正吹着我的脸。我来到会合地点, 一个人站在那, 心里想着其他人是否都能按时到达。

很快, 三十多名来自十个不同国家的海外人士, 带着他们各自的国旗聚在了一起, 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大部份盘腿坐在地上, 另外几个人打开了一条十二英尺长的金色横幅(右图), 三个巨大的中文字“真、善、忍”跃然在布上。路人惊呆了, 我站着不动, 在拍摄着整个过程, 不到三十秒的时间, 警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这一幕, 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呼唤良知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时成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新闻, 以前没听说过这场迫害的人们知道了, 这将使更多的人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们的呼吁集中在告诉那些在中共媒体封锁下被窒息的中国人, 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 正在发生着邪恶的事情, 呼吁他们不要盲从这场迫害。在过去的十年中, 我们更深地了解到, 我们所要求的东西是多么的难。

中国有着古老丰富的文化, 中国人以此为骄傲。这个文化以正直、忠诚、慈善、责任及对真理的追求为基础, 每个朝代都明白信仰的重要。虽然每次朝代的变更都有动荡, 但变更过后, 中国人都能在很多年内生活在相对的平和之中。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三十六名外籍人士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本文作者: Joel Chipkar 左边站立男士, 背背包者, 当时也在现场。

然而, 中共的统治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不同。自从一九四九年获得政权以来, 中共通过发动无数次运动, 把中国人都当成了它的敌人; 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来保证它的政权不受到威胁。结果是, 约八千万中国人因此非自然死亡。中国每个家庭至少有一名亲友遭受过中共的迫害。然而, 这种永不休止的恐怖, 竟使很多中国人盲从中共的宣传。

迫害善良民众 导致道德困境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人民被迫生活在没有信仰自由的环境中, 人们担心在公共场合说错一句话会被捕及遭受酷刑; 考虑他人, 坚持真理, 正直做人已经被恐惧、妒忌、自私及漠不关心所取代。

中国人每天都在见证着中共对各种团体的不公正逮捕, 虐待, 歧视以及灭绝人性的暴行, 比如对基督教及罗马天主教家庭教会教徒的打压, 对维权律师的逮捕及封口政策, 对拆迁户的不公平政策, 威胁四川地震中遇难儿童的父母……这些只是中共无数恶行中的一部份。

在过去十二年中, 中国社会见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逮捕, 酷刑折磨及虐杀, 数万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政府医院里被虐杀, 他们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及出售。这些恶行对

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一名两岁的中国小女孩不小心走到街上, 被两辆车子碾过后, 有十八个人先后经过她的身边, 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另一方面, 中共的厂商制造并向社会销售有毒的奶粉、有毒的婴儿食物、稀释或被感染的药物、以及受污染的墙板。

从接受到迫害

很多中国人可能忘记了, 法轮功曾因为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而获得褒奖, 当时公安部表彰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也越来越多, 他们遵从真、善、忍的理念, 而不去跟从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终于, 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二零零六年, 中共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陈用林脱离中共后说: “中共一直以来靠暴力、谎言及无神论来维持其统治, 他们无法明白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和平地去争取他们的信仰自由。现在他们觉得, 不能让人们知道他们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做了什么。”

展望未来

今天, 世界上众多的民众珍视法轮功的理念, 以及法轮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道德规范, 这些道德规范正好是当今中国急需的。

十年后, 我们的呼吁得到了人们的行动响应。无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向中国人传播着真相, 在海外, 法轮功学员创建了先进的翻墙软件, 打破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 这些自由信息的流入, 已经使一亿七百万海内外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 世界各国的数千政府官员已站在法轮功一边, 数百万世界各国民众签字或写信, 要求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要求将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十年后, 我感觉到, 当年与其他学员一起站出来, 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对抗暴政是一种荣誉。今天, 我们的内心深处保持着一个愿望: 越来越多的人将站到善的一边。



感谢李洪志师父救了我与老伴

【明慧网】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都不知不觉康复了。九九年由于害怕被恶党迫害，我心里知道大法是美好的，可是又不敢炼，以前的各种疾病又回来了，以致最后我瘫在床上，痛不欲生。

二零一一年的一天，以前的同修找到我，又送来了我盼望已久的大法书，我如饥似渴的读啊，我再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掉了的牙又长出来了，白发也变黑了。我真高兴啊，感谢师父了解我的心愿没放弃我，我又回到修炼人的行列。

时隔几日，我老伴（他未修炼，身上也有各种老年病）在家忽然倒地不省人事，我忙打电话叫来了儿女

们，他们用车送老伴去了医院。从家去到医院的时候，老伴已经呈现了死相，舌头耷拉出来了，一只眼睛也凸出来了。在医院做了检查之后，医生即宣布老伴已经死亡，让准备后事。女儿在医院守着，儿子回家取衣物，准备遗体告别。

儿子回来，跟我讲了这些情况，怕我伤心过度，说人已经死了，后事由他们操办了，让我就别去医院了。我心里真是着急呀，丈夫也是有缘人，不能就这样走了。我对儿子说：“我在家里求师父救你爸，你去医院吧。”儿子觉的我一定是糊涂了，人都死了，还怎么救啊，带着一脸的不相信走了。我在家双手合十，嘴里不住的念叨着：“师父啊，求求您救救我们家的老x吧，他在xx医院。”念了大约一个小时，孩子

们打电话来说，他爸活过来了！原来他们在给老伴穿衣服时，女儿无意中回头看见他爸那只没凸的眼睛眼皮动了一下，她赶紧找医生说他爸没死，让抢救。医生说不可能，人都死了一个多小时了。

在儿女的坚持下，医生敷衍了事的接上了仪器，也就是为了让儿女们看看，人的确是死了。可是奇迹发生了，丈夫出现了生命体征，医生当时目瞪口呆，老伴又回到我身边。儿女们欢天喜地，儿子说：

“妈，你求师父真管用啊，我爸死而复生了！”丈夫也是笑逐颜开，逢人就讲：“我见证了人间奇迹，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我们全家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这是千真万确的。希望更多有缘人能了解大法，希望曾经与大法失之交臂的人能有机会认识到大法的珍贵。



说说搞政治

在西方社会，人们将“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叫政治，除宗教、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作政治活动；在中国，古人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正常意义上讲，参与政治绝非哪部份人的特权，是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中共把“政治”一词异化为“政治权力的斗争”。

在中共的字典里，“政治”就是“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觉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中共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不跟它整人害人，它说你不关心政治；它撒谎，你揭露它，它整你；它诽谤，你去澄清时，它迫害你；你讨公道时，它说你反政府……总之，你跟它不一致了，它就说你“搞政治”，就要实行迫害。

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骗了哄，哄了再骗，几十年下来，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个固定思维：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如果你要揭露、制止它的恶行，你就是在“搞政治”。一旦你被中共定为“搞政治”，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尽管中共残害无辜，人们反而去责备受害者，好象“搞政治”比中共杀人还可怕。

这就好比是强盗抢劫路人的提包，人们不去谴责强盗，反而责怪遭抢劫的人为什么要拎提包，两手空空的，强盗不就不抢劫了吗？请您想一想，这是什么逻辑啊。如果人们连拎个提包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吗？



辛集要闻

河北省辛集市和睦井乡大士庄村法轮功学员郑怀志、被非法绑架。

2011年12月9日下午，和睦井乡大士庄村法轮功学员郑怀志父子俩去辛集进货，在辛集市配件市场路口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非法拦截，并绑架到国保大队。下午四点，一伙穿公安服装的人，伙同和睦井乡派出所一些人（其中有吴殿波）非法闯入郑怀志家中，翻箱倒柜，一通乱翻，所到之处，一片狼藉。非法抄走电脑主机一台，项链一条，400多元现金（在衣兜里）等物品。

9日夜12点放回郑怀志的儿子，郑怀志被强迫关押到辛集市看守所，至今未归。郑怀志的手机被监控，出行时手机被注意并绑架。

2011年9月22日，辛集市和睦井乡干部王树檀，袁尧伙同辛集市公安局、“610”十几名恶人进入大士庄村多名大法弟子家中骚扰迫害，予以抓捕。他们强行闯入大法弟子郑怀志家中，翻箱倒柜搜查物品。大法弟子郑怀志给他们讲真相，一伙人中王树檀最邪恶，千方百计想将郑怀志绑架。

郑怀志与当晚被迫离开家，过起了有家不能归的生活，一直到遭绑架的12月9日，他在外漂泊了两个多月。在此，我们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郑怀志！

